鍾惺集/2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十二 ◄

鐘惺集
卷二十三

► 卷二十四

卷二十三・序又四（贈賀二）

送王永啟督學山東序

言有聽之甚美，循而行之，可以無過，綜其實無裨於事者，不可勝計。如近日取士所稱「正文體」之說，是其一也。

夫取士之文，使士子代《語》《孟》《六經》而為言者也。蓋必平日博於讀書，深於觀理，厚於養氣，發而為文，各有以見其才之所不相借，情之所不容已，神之所不可強，誌之所不能奪者，而後可以言體。已乃隨其純疵、離合、偏全之數而損益焉，斯之謂正。非一日之積也。段善本琵琶，三年不彈，忘其本領，乃可更學。士與校士者日從事於文，而不知文何以為體；至三年校士之期，士抱牘集主者之門，而後奉例陳款，令其一日之間從我所約以為正。故步既失，而前塗復無所泊，乃姑為苟且僥幸之文以塞上之求，而上亦漫然收之，以為文如是，是亦正，而吾與士可幸無罪矣。夫使上下相蒙，以苟且僥幸之文為正，而但求免於罪，則其害且自文體而移之士習人心矣，是豈可不深念哉！

鍾子曰：「此非三年校士者事，而督學之事也。」夫督學之視士，猶母之於女，而三年則女子於歸之日也。其德容工貌之不素閑，而取必於往送之一日，敬戒無違之數語，斯其求之不已奢，而持之不已急乎？夫士之在齊魯，猶女之在燕趙也。今永啟為之母矣。吾願永啟之所求乎文者，姑勿言其正與不正，而先論其體。體者何？讀書、觀理、養氣，

得其才情神誌所在而已。此不求正而自正之道也。今主者不深思實求，至期而徒以「正文體」之說畢三年之事；至有戒闈中校文，勿持憐才之念，勿必求積學之士而收之。是預以「正文體」之說，錮天下有才有學之士也。是何言哉！是何言哉！原其意，不過求其言之可聽，行之可以無過者，務從事焉而已。

永啟起家文學，為南曹武選郎五年，精潔孤立，行一意。一旅之卒，一成之田，必夜以繼日，仰而思之，務求其本末，為國家得經久實用而後已。況今為士師率，文學其所起家，而但於其言之可聽、行之可幸無過者務從事焉，吾有以知永啟之必不出於此也。

贈唐仲言序

吾鄉楊修齡侍御嘗告我曰：「華亭有唐汝詢字仲言者，五歲而瞽，今五十餘矣。自五歲後至今，聞人誦輒記，記又能解。又能以其所記且解者，自出而為詩文。又注古之為詩文者，各不下數十萬言。計五歲以後所記且解者，皆人之口所授於其耳，其耳所授於其心者之積也。五歲以後所出為詩文，及注古之為詩文者，皆其心所授於其口，其口所授於人之耳與手者之積也。其類既多，其體既備，其立意又皆以該且核為主。既已剖析疑義，欣賞奇文，至字之音如東冬清青之屬，問其形，不識如故。」予聞而異之。

居二年，予過白門，適晤其人。質之修齡先生所言皆是。後仲言歸華亭，數月，復晤予，誦予《集俞園》詩「霜後芙蓉猶有露，冬前楊柳暫為煙」之句。予淒然為誦其全什，察其審聽哀問之狀，為憫默心酸久之。

何者？凡仲言所為，終其身寄於所不可必者也。數十年中，以其心聽命於其耳，以其耳聽命於人之口。人之口一不至於其耳，則耳無聰；因而其耳不至於其心，則其心不靈。人之喜人詩文而自為誦者，為己也；轉以誦於人者，為人也。人之為己而自為誦者難矣，矧為人誦乎？故曰：仲言終其身寄於所不可必者也。寄於所不可必，其勢宜不能多且久。然能使人之為仲言誦多且久於其自為誦，數十年中如一日、如一人者，仲言之誠所為也。夫其審聽而哀問者，誠也。

籲！為仲言者，亦極難矣。凡得之難，則守之堅。得之難，守之堅，則其口耳出入之際，雖欲加擇焉，而非惟不暇，且不敢。欲加擇焉，而有所不暇且不敢，故能積。是仲言所以該且核之故也。

方彥章遂安三年考滿序

古治道貴久任，三年而後報政，政成也。成者，總始終言之。計官於其地者之始終，不獨計其官之始終也。地有專官，官有專任，專而後能為久，能為久而後責其成。孔子曰：「三年有成。」由之為千乘也，求之為六七十、五六十也，皆曰：「比及三年。」則由之三年，蓋三年於千乘；求之三年，亦三年於六七十、五六十也。若夫三年之內，一人之身，俄而六七十、五六十，俄而千乘，積其歲月以為三年，官不一地，有三年之名，地不一官，民之有其官者，無三年之實，是豈古之所謂三年者哉？如是而報政，是宦成，非政成耳。

新安方彥章先生，高才奇趣人也。予嘗從其姻友程仲秩所讀其詩而異之。成進士謁選，得浙之遂安令。三年報政，仲秩屬予為文紀其事。予未悉君所以令遂安者，獨計遂安窘而疲，凡以進士起家者，多不官其地；即偶然官其地，嘗亟亟然思有以去之。君令遂安三年矣，三年報政，皆報其政之在遂安者。予因是以知君之令遂安，非苟而已也。

奚以明之？凡吾所以治吾民者，情耳。今稱令曰「父母」，百姓曰「赤子」，斯豈徒截然上下之分而已。父母於子，出入顧復，恐斯須去其懷。吾官於其地，席未暖而去之，無論幽滯未達，科條未究，周澤未洽；即身在於是，而其中先有亟亟然思以去之之一念，亂其方寸，曾未布令陳教而施為次第，求其暇且整也，難矣。

更調守令，漢亦間行之，然其權猶在上。今不盡出於上，而半出於己。君治遂安未幾，名實施於上下，當事者有牛刀割雞之惜，思有以易之。遂安士民如失父母，攀留之切，辭淚俱下，君亦竟留。予以為非遂安士民真能為留，而君之真不忍於去也。此不忍於去者，所謂父母之心也，情也。子之生也未三年，其肯免於懷乎？

讀君之詩，蓋高才奇趣，曠朗人也。非惟不薄為邑令，且不敢薄於邑之小者。生聚教訓，皆有本末。居之無倦，行之以忠。三年如一日，正從此不忍去之一念出耳。今日為令，一邑之事也；他日入而司銓掌憲，出而建牙持斧，有課吏之責，天下事也。使課吏之人出於身親為令者，所謂專以求久，久以責成，豈外一邑而得之哉？抑先輩有言：循吏易作，詩豈可假人乎？此殆詩人套語耳。世有真詩，自有真循吏。元道州吏治，予嘗以為從情出，於其詩知之。今讀君之詩，知君之所以達於政矣。夫能為詩而不能為吏者，其詩決不生於情也。

壽唐母陳孺人六十序

士固有落落然多奇，為世所必不可無者，此特士之所以自見於世，而其妻子不樂乎其如此也。凡妻子，以榮枯寄人者也。家溫身寵，掇汁割榮，所以事人之意如是而已矣。世之為奇士者，必且立聲譽，矜氣節，喜交遊，好文章，樂山水。之數者，不與身家為仇，而去身家之計甚遠，故奇士之安於其妻子者甚難。然世故有婦人而別具志節，不可以此而相量者，如吾友宛陵唐君平之配陳孺人是也。

君平者，世所謂落落然奇士也。生有絕才高誌，又負異表，委須過膝，一稱曰「唐髯」云。自其為諸生時，以儒俠著，不以貧賤為解。孺人以攻苦食淡佐之，雖椎布操作，不敢以貧賤之色見惡，傷君平之意。乙酉，君平舉於鄉，其自喜為奇日益甚。間關二十六年，至庚戌始成進士，與予同舉。又同謁選，授太原府司李。是時始通籍，途徑出而議論興，欲有所中其異己者，辭連及君平，坐以秩宗法，同舉者凡若而人。時吾友董崇相為考功郎，素知君平，曰：「吾未讀君平闈中文，然豈有髯如乃公不作進士者？」蓋深悼公道之不足恃，不敢言及於文，無可奈何，而庶幾於君之相，此歎世之辭也。無何，欲釋憾於計事，又以考功法中之，得議調，公論屈之。予則謂：「髯公必通於官。」蓋不敢恃君之作人與作官，而又庶幾於相，蓋亦崇相之意也云爾。

君平解其太原司李歸，而貧過於諸生。婦人於其君子，能忘其貧於諸生，而不能忘其貧於官也。何者？攻苦食淡佐之於諸生者，望其為官；官而貧，復何望哉？籲，難言矣！籲，難言矣！孺人勞苦於生平，而君平始能不以其貧故減其聲譽、氣節、交遊、文章、山水之好。君平初艱於嗣，恣所置媵。而孺人竟以四十餘先諸媵有子。諸媵又各有子。環堵之內，意豁如也。

久之，君平卒。豈惟文與官不足恃哉，相亦不可問矣！君平卒後，事益明，論益定。使君平在，何憂於官？雖然，予以為天生奇士，不有奇福，必有奇窮。士之窮通，自有出於途徑清濁、議論顯晦之外者，要當論其人而已。孺人所以事君平者，意原不在掇汁割榮。即君平今日在，孺人今六十，相對老矣。其子又能繼君平之志。為奇士婦，又為奇士母，即不通於官，若將終身焉。惜乎君平之不及見！故予於孺人之六十，既為說以觴，又重有感也。

方母八十序

吾友方孟旋，古暗然君子也。孟旋之成進士、為職方也最晚，而其母太君健在，今年八十矣。無所取於當世之立言者，而惟惺言之務求。得夫惺之為孟旋母有言者，固不敢言其所不知者也。暗然君子之母，不易知也久矣。孟旋之言曰：「吾母無懷、葛天氏之民也。欲一言以名吾母之德，若醉玄醴而飫太羹，一名言之而莫克舉也。」由此觀之，豈惟惺不知，雖孟旋亦不得而知之矣。籲，此孟旋之深知其母者也！

至情莫若親之於子，古稱知我者不在焉。親固有之，子亦宜然。百卉之生於山也，豈可謂山非母而百卉之非子哉？山之德，百卉不必知者，所托於山者暫，而所以自畢其生者速。生於山而不知夫山者，未嘗有求知夫山之道也。以時計者，朝不及夕；以日計者，昨不及今；以月計者，朔不及晦；以年計者，寒不及暑。雖欲知之，烏得而知之！而獨不觀之松柏乎？松柏生於山，與百卉同。松柏不敢自謂知夫山，而精神務與山終始。寧質無榮，寧苦勿甘，寧拙勿巧，寧遲勿速，不屑屑然以時日歲月計，則其所以求知夫山之道，與百卉異也。然山之於松柏也，不以百卉之榮責其質，不以百卉之甘責其苦，不以百卉之巧之速責其拙且遲。故松柏得全其精神，以與山終始。是松柏所以能盡其求知之道於山者，山實為之也。

以孟旋之才，與太君有孟旋之才為之子，其理數宜可以早達，以應乎世之尊顯其親者。孟旋之成進士、為職方也獨晚，若不肯聽乎理數之常，以自信其志者。其所謂誌者何也？孟旋嘗與人書曰：「使應祥非老而坎坷，歷天下境變以汰練其心，以反求於家庭無形聲之視聽，無以得吾母之神，而負吾母。」惺誦其言而哀之、敬之。乃悟孟旋若有所不急急於尊顯其母，其母若有所不急急於子之尊顯，而皆庶幾乎一知。微乎，微乎，此則孟旋之志，而實太君之志也。

暗然君子不易知，暗然君子之母尤不易知。而惺似能知之者，蓋由孟旋能自知其母也。孟旋不敢自以為知其母，而所以求知之道不可謂不盡矣。太君能八十以待孟旋之晚成者，若欲使其子得盡其所以求知之道者。孟旋既得盡其所以求知夫母之道矣，而終不敢自以為知。為孟旋母者，如保赤子，心誠求之，道又若之何？惺固知今之八十不足為太君壽也。

壽馬太公序

昔蘇明允從其二子軾、轍遊京師，翰林學士歐陽永叔得其書二十二篇，上之朝廷。明允得以布衣召試，官文安簿。不之官。食其俸，命纂修禮書。明允文章遂有名於世。其後

軾成進士，出永叔之門。天下知永叔之能識子瞻，而不知其識明允乃在子瞻之先。「不知其父視其子」，此世俗之言，非曠心具眼者之言也。

予乙卯以使職承乏出典黔試。中式者，今南民部馬衝然最少，甫弱冠耳。撤闈之後，衝然尊公刺史玉台先生投刺入見。其人惇敏長者，福德人也。尋身送衝然計偕，又與予見於京師。是歲魁南宮，恐其少不任吏，與俱歸讀書，講求身世之事，以老其才。乃衝然實任吏也。己未入對，成進士，授今官。而予亦以崎嶇暮途，遲回後旅，浮沈南祠郎，與衝然雁行曹署。衝然之為民部而司儲也，精警與吾友董崇相稱為雙絕，而欣適過之，人以為有家譜云。持籌會計之暇，日從予論文。予文之比於衝然也，所謂「生天在前，成佛在後」者。然今世或知有予文，而鮮知衝然者，雖其沈晦靜篤，恥以文名於世，亦予言輕望薄之所致也。

夫以衝然之於予如此，予猶不能使其遽有名於世，況其父乎！衝然每為予言公作吏持身居鄉之實，如史所傳循吏、獨行，何以過焉？雖衝然不出予門，予猶當知海內有馬先生其人者，豈必因衝然而後識其父哉！公之從其子於京師也，公已宦成，而予方為散吏，非惟予不能重公，公亦何取重於予？永叔能名人之父於未識其子之先，而予不能名人之父於既識其子之後。雖公父子沈晦靜篤，不欲遽有名於世，然言有輕重，望有厚薄，度量相越遠矣，何足怪焉！

今年，衝然以覃恩晉公秩，公以時方多事，陪都根本，儲胥為軍國司命，止衝然勿休沐歸省。衝然乞予詩侑觴，予遂應之以文。予力不能名公，庶藉公以名吾文而已。

送錢先生歸婁東序

夫身，吾之身也，一病以後，則醫者得而有之。一病以後，不使其身為醫所有，則醫之心手有所不能盡用於病者，亦非所以有其身之道也。雖然，吾有身而使醫有之，東方朔有言，「談何容易」哉！亦曰視所為醫者其人何如而已。夫醫，病者之司命也。不誠，則雖付之以身，而彼有所不敢有。誠矣而不巧，則不能以其身還之病者，而終使自有之。誠與巧合，則其術之工拙有所不得與，吾所謂視其人者是也。

予今年感疾，經秋涉冬，自以為無生矣。自以為無生而又更數醫，計此身總非我所得有，不若姑付之醫，而醫實莫敢有也。莫敢有而又受吾所付，付者與受付者，非必其能愈吾病也。然而不忍謝去之者，以為猶不至有所害。苟為無害而已，庶幾留此病以待夫誠與

巧者，不至。其不至，則命也。

無何，尹觀察子求先生謝其蘇松兵備歸蜀，錢先生送至白門。錢先生者，以醫名東南，家於婁東。予去年遊吳，曾飲於其家，觀其歌舞，與定交而贈之以詩。不意今之至於斯，至於斯而值予病也。相見悲喜歔欷，泣數行下。已問予病及病而更醫狀，曰：「子不忍謝去數醫一念，乃子所以生，而吾所以不約而至者也。子於前數醫者，猶不忍謝去，以待其人之至，而況其人有進於是者乎？」予雖不解醫，而私計誠且巧者，錢先生其人也。得其人而付之以身，使得而有之，夫然後起居之蚤暮聽焉，言動之喧寂聽焉，食飲之豐約聽焉，藥物之耗息聽焉。試之至奇不驚，投之至恒不厭。而君之視予病也，朝夕診切，君不自有其欣戚，以予息之平陂為欣戚；予不自有其凶吉，以君顏之悲愉為凶吉。精神往來，合為一身，中心達於面目，意氣通乎神明。誠至而巧生，醫王所用之藥，仍是眾工所用，而神存心手，變化出焉。

蓋君性豪逸，住白門，歌舞隨身，賓朋盈坐，即貴賤造請，戶外之屨恒滿。而其意以予病之作止，為其去住之候。凡兩月而後有瘳。猶記君教予省思慮，以筆研為戒。而今急急乎欲得予一文以歸婁門，蓋以予操筆之日，為君停手之日也。所謂能以病者所付之身還之病者，則君周旋白門兩月之志也。

昔黃魯直得良藥以飲病者，或曰：「惜子所活皆庸人耳。」魯直曰：「有不庸者領一個來。」予愧以庸人試君良藥。自今以往，所有之身，君則還之。庶幾夙夜臨淵集木，不自屑越，以求不為庸人，是則予之所以報君者而已。

送晏祠部歸壽二親序〈（代）〉

官於南曹，如家食也，而禮曹為甚。然亦有時思為休沐計者，其亦曰：官而如其家者之快，不若家食而官者之尤快也。不佞待罪南司農，視篆禮曹，祠部郎晏子適有休沐之請。不佞有難色，謂「國家多事，近奉明旨，嚴告諸卿貳，各率其屬守官，勿輕離其局。子之蒞政也新，其後諸！」晏子以情告曰：「某之歸，謂父母七旬，父又過二，而某獨子也，烏可以勿歸。」不佞矍然，乃知晏子之歸，非泛然謂家食而官者之尤快，而思以遂其私者也。乃如晏君所請。

居無何，晏子將西歸，行有日矣。不佞亦以承乏移北大司農，乃謝禮曹事。晏君之同官羅子、袁子、鍾子及其同鄉同籍輩，為晏子合詞而乞予言，歸為其兩尊人觴。不佞謂知

晏子者莫如三子，知晏子之親者，宜莫如三子。子請征言於三子者，而不佞擇焉。晏子以其言告三子，三子者將何所言？

首羅子。羅子曰：「大冠聞之，古之君子女士，能使人之必知，不待其子之賢且貴，而後有聞於世也。何以言之？伯鸞、孟光，不聞有子；王霸與其妻，有子而黃頭歷齒，而皆以獨行特著。封公幼而岐嶷，長而彬彬文行，其配實佐之。當其見賞於從兄都諫公與侍御敖公也，斯時豈遂有晏子今日哉？亦翁與其配之能為可知耳。」

次袁子。袁子曰：「中道聞之，古之人亦有使人不能知，或因其子而有聞於世者。桓衝過劉蒐之，因訪其父，始知有是父也；元禮交文舉而拜其母，始知其有是母也。翁與其配，德可達於圖史，而名不出於里閭。積學篤行，食報不於其身，於其子。非晏子為之，幾不知有翁，矧知有翁之配哉？」

次鍾子。鍾子曰：「惺聞之，古之人業有聞於世矣，又能成其子使有聞於世。何以言之？嚴延年之母，視其子慮囚平反之多少以為喜慍；顏延之於其子也，不樂其作熱官。晏子成進士，為莆中司李，翁與其配屬以治獄哀矜勿喜，食其冰蘗，如三公之養。以晏子為吏卓異如此，彼今之顯擢據要津者，視晏子何如哉？乃晏子落落南曹，翁與其配非惟不少怏怏，而反以為善地。晏子與予同署，相視莫逆，各不必言其故。晏子之始得放意為廉平吏，而今之忻然於冷局也，豈非以養其親之志哉！向使其親本無此志，晏子又烏從而養之？」

晏子以其語復於不佞，曰：「夫三子者之言何如？」不佞拜手揚言曰：「羅子與鍾子之言，所謂善則歸親。晏子之欲自為言而不能言者，宜如是。袁子之言，所謂不知其親視其子。人之為晏子言者，宜如是。物備矣，不能讚一詞矣！」書與晏子歸，歸為二尊人觴。觴已，及期而之官。官於南曹如家食然，無寧使人謂官而家食，是亦二尊人之志也。

〈（沈刻《隱秀軒集・文戾集・序又四》止此）〉

贈唐宜之署穎上縣事序

吾友吳興唐宜之，東南名士也。其人秀羸明悟，靜而近道。予己酉遊南都，宜之年二十有餘，所著舉子業，諸士已奉為天人師，非宜之所作所選不輕以掛目上口。精苦奉佛，勤修六度，尤深入淨土一門。予時與一時同志要宜之為冶城社，社中先後成進士、舉於

鄉者強半。私計宜之非巍科仕中人，則往生極樂超三界者也。

久之，宜之歷試不第，以明經聘修《成均志》。《志》成，謁選得鳳陽府別駕。予聞而心憫焉，惋惜之，以宜之之才之器，齒猶未也，俯首為郡倅，安然自處於進士、孝廉之後。

今年，宜之貽我書曰：「吾向信淨土未徹，以為進士、孝廉似人生所不可無；今信徹矣，乃知可以不必有，而一郡倅無不可身往者。」始愧予惜宜之者甚淺，而所以自待者甚薄也。予深喜宜之學道有得，世出世間誠有以自處，非苟而已也。戲語宜之：「想孔子為委吏乘田，柳下惠不卑小官，任運聽時有之，胸中未必有此一段安立處分。」然私計宜之以淨土為安立處分，似以一官為浮沈遊戲，則其胸中疑有一聊復爾爾之念，而不必精力於其官之職也。夫天下事雖不可取著，然胸中先有一聊復爾爾之念，則世出世間安往而可哉？而宜之正不然。

宜之就官以後，曾寄我文數十首，中多談中都作史之事。其文清歷幽曠，猶似其為人；而其意一出於篤摯精懇，區區為民請命，吐心飲泣，必期於有濟而後已。

而予門人黃孝廉署潁上教職者，受宜之知最深，而其知宜之亦甚悉，為潁之人士請於予為文紀之。大要謂公下車禱雨滂於神，皆以血誠，兩獲奇應；修復舊令屠公所築潰堤；待士教養有法，溫厲兼濟；治河通塞，具有方略；理鈔務，利商裕國。而其大者，在潁之積敝，以逋賦係及無辜，父終子及，李代桃僵，民老於獄，田荒於野，而逋日益積，係日益堅且濫。公請於上，惟征及當年，而其舊逋徐俟其歸耕而償之。又捐俸代補，民始有生。載《潁上民隱》一書甚詳。而予交宜之久，亦先聞其略矣。

予謂宜之之致此有本也。宜之學道人，於巍科仕以慧斷之爾，乃於吏事民隱以慈航接之，其願力功行所及，不可不謂往生回向之一助，而宜之無所欣厭於其間也。若謂宜之先有「淨土」二字於胸中，而後不怏怏於此官，或勉力於官而取償於淨土，無論取著害道，即其居官治民，豈能虛心細意輕安宛至如此哉？昔人戲其友曰：「我圖一官不得，而子欲圖作佛，不亦奢乎？」宜之於作佛不敢以為難，而其作一官不敢以為易，所謂是法平等，微見於署潁之一事，而人未易窺其際也。

仲弟婦王氏五十序

夫國威損而貞臣著，國之恤也；哲夫夭而貞婦顯，家之替也。凡為人臣、為人婦者，不得已而後以貞名者也，豈忍以國恤、家替自成其一身之貞哉？雖然，心有所不得已，而事有所必不可無。何以明之？威已損矣，夫已殞矣，無可奈何矣，而托於貞臣、貞婦，以留兩間之元氣，而撐千古之大常，是亦最後所攸賴之著，然而不可必得也。處無可奈何之時，而冀望於不可必得之數，幸而得之，是其輕重又豈止關於一身而已哉！

予家世地寒，獨讀書樂善不倦，祖父兄弟事在《家傳》中。予兄弟五人，長即惺，次愫，次恮，次悌，次快。中間三人皆早夭：愫尤甚，年僅二十歲，婦即王氏，孀居二十八年矣。悌二十八歲，婦歐陽氏，孀居亦十六年。恮三十九歲，婦王氏，妾董氏，相繼沒。

仲弟婦王今年五十矣。婦京山名族，為予姑夫王中丞侄。中丞愛弟慧，以其兄之子妻之。早譽驟貴，猶掇之耳。即不然，而椎布白首，舉案相莊，作尋常百姓夫婦。婦豈獨遠於人情而忍有今日以貞婦之名顯哉？然可論於弟在之時也。弟負剛腸奇骨，卓然為世男子，齎誌以沒。為弟之親者曰：「兒已矣，有婦在奈何？」為兄若弟者曰：「弟已矣，有婦在奈何？」為親若友者曰：「吾友已矣，有婦在奈何？」是雖未發諸口，而言外意中，深念隱痛，汩汩然有不可言者矣。婦時年二十三歲，擁四月孤，即擬散發至老。形影相吊，食貧茹戚，二十八年如一日，而又不忍為奇哀顯痛，使有聞於親友，以傷父母兄弟之心。然為親者乃曰「兒有婦矣！」兄弟曰：「弟有婦矣！」親與友曰：「吾友有婦矣！」夫女眾善皆自從夫一端而生，貞名一立，而解親之憂，釋兄弟之念，豁親友之惋惜，於是乎在。孝友姻睦，一行而眾善備焉，此之謂也。婦雖不願有今日，其在於今，此一事亦何可少哉！

今年天啟甲子冬十一月二十九日，年五十歲。昔舜年百歲，終身慕父母，然大孝之論，至五十已定。惺雖不忍沒婦之貞，然至今日而始有言者，蓋其慎也。今四月孤昭夏已二十八歲，能養其母；娶婦，有孫矣，亦六歲，鼓篋就學，繞膝含飴，以為貞婦之報。鄉有輿頌，國有旌典，婦雖不欲有貞之名，亦不可得。不知婦原不見有冰檗荼蓼之苦，亦不見有梨栗蘭玉之樂；不見有燈窗帷帳之戚，故亦不見有絲綸坊表之榮。且梨栗蘭玉、絲綸坊表之日，又安有一息非冰檗荼蓼、燈窗帷帳之日哉？

予猶記婦之族兄王幼秀茂才，談其世父光祿公時育為侍御時，首犯權相分宜之鋒以死，曰：「吾家科目蟬聯，然惟鍾門一女子可與侍御對。」知言哉！請以是言為五十之祝。

婦孀後十三年，而有悌婦歐陽氏之事，今亦年四十歲。

〈（以上二篇錄自《鍾伯敬先生遺稿》卷二）〉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